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
第一〇一回 龍姚追朋玉貪功受險 智化遇魏真奮勇傷刀

詩曰：豪情一見便開懷，談吐生風實壯哉。
滾滾詞源如倒峽，須知老道是雄才。

其二：

初逢乍會即相親，曠世豪情屬魏真。
論劍論刀河倒瀉，更知道學有原因。

且說這龍滔、姚猛兩個本是渾人，對著山賊也不明白。前頭已經說過，是賊都有他得力的地方，怕是遇見扎手的，或是官人，或是達官，或是真有能耐的人，他們抵敵不過，就把人帶的埋伏地方去了。埋伏之地總在樹林深處，預備犁刀、窩刀、絆腿繩、掃堂棍、梅花坑、戰壕等。自要刨得深，上頭搭上蒲席，蓋上黃土，留下記認。不留下記認，帶路的就掉下去了。過雲雕朋玉怎麼沒上山，順著邊山而跑呢？就為把他帶到埋伏裡頭去。鏢雖打出去了，打的人也不重，自己幾乎沒有中了人家的鑿子，咬牙切齒，憤恨之極，把他們帶入埋伏裡頭來了。兩個人自顧貪功心盛，一拐山環，足下一軟，「撲咚咚」就墜落下去了。兩個人生就的皮粗肉厚，骨壯筋足，雖摔了一下，不大要緊，爬起來拿刀的拿刀，拿錘的拿錘，就往上迸。至大迸了三尺多高，照樣腳踏實地，他們在底下亂罵。上頭過雲雕也是亂罵，說：「你們兩個人上來！」姚猛說：「你下來！」

朋玉是沒有兵器，忽然想了個主意，拿石頭往下砸。這兩個人就要吃苦。

還是這句話，說書的一張嘴，難說兩家話。自從朋玉那兵器一飛，嘍兵早就飛也相似報到上邊分賊庭去。正是賽地鼠韓良爬的桌子上睡覺，玉面貓熊威陪著恩公說話：忽然打外邊進來一個嘍兵說報：「啟稟大寨主得知，大事不好了！山下原來是那些馱夫勾來了許多人，實在扎手，頭一個與我家三寨主未分勝負；又過來一個使錘的，與我家三寨主剛一交手，就把三寨主刀磕飛。特來報知。」大寨主一擺手，嘍兵未即退出，忽又進來一個嘍兵說報：「三寨主敗陣。」熊威又一擺手，說：「恩公在此替我看守山寨，待小弟出去看看是什麼人。」早把施俊嚇的渾身亂戰。他本是官宦公子出身，幾時又給賊看過大寨？又怕有官人進來把他拿去，渾身是口難以分辨，玉石皆焚。

單說玉面貓熊威掖衣襟，挽袖袂，拉出一口刀來。大寨主下山，又透著比三寨主有點威風了，鑼聲陣陣，出了寨柵門。到了平坦之地，正聽著「烏八兒的，烏八兒的」，老西在那裡大罵呢。馱夫見嘍兵一露面，往兩邊一分，就跑下去了。頭一個就是盧爺撞將上來，先把自己的鬚鬚挽起來，抖擻了精神，擺刀就刺。智爺在旁邊暗暗的誇獎這家寨主，與展南俠的品貌相似，再瞧這路刀上下翻飛。本來盧爺的刀法就好，兩下並未答話，就戰在一處。穿山鼠徐三爺怕大哥上點年歲，戰不過這家寨主。合山賊交手也不論什麼「情理」二字，按說可沒有兩個打一個的，這是拿賊，那裡還論那些個。徐慶上去，熊威也不懼，這口刀封避躲閃得快，便往上就遞刀，還是緊手招兒。盧、徐要是含糊一點，也就輸給他了。智爺是真愛熊威，自己又想著正是用人之際，不如將他拿住，勸解他歸降，豈不又多添一個人？想畢，也就躡上去了，將刀一亮，說：「山賊休走！」

忽然打半山腰中飛下一個人來，智爺以為就是他們的伙計，也就不奔熊威去了。他也並沒看明白是什麼人，他就瞧著穿一身白亮亮的短衣襟，又是空著手兒。剛一腳踏實地，見智爺用了個劈山式，這刀就砍下去了。見那人往旁邊一閃，回手就把二刀雙鋒寶劍亮將出來，蓋著智爺的刀，就聽見「嗆啞」的一聲，就把智爺的刀削為兩段，把智爺唬的是膽裂魂飛。緊跟著用了個白蛇吐信，直奔智爺的脖頸而來，智爺焉能躲閃？就把雙猜一閉等死。就聽半懸空中說：「魏道爺，使不得！是自家，是自家！」說得遲，那時可快呀，魏道爺就把寶劍一抬，智爺就得了活命。原來雲中鶴、北俠繞邊山撲奔寨柵門而來，只見離寨柵門不遠，聽鑼聲陣陣，望見是玉面貓熊威出來，下面有山西人叫罵。

雲中鶴同著北俠就不奔寨柵門了，找著山邊的道路要下去，未能到下面，就看著他們交手。先一人，後兩個，又上來了一個，共是三個人與一個人交手，難以為情。雲中鶴急了，也並沒有同北俠商量，自己就躡將下來，削了智爺的刀，把寶劍跟將進去要殺。聽北俠言，道爺把劍往回一抽，念了聲「無量佛」，北俠也就躡將下來。那邊的玉面貓讓徐三爺踢了個跟斗，也讓北俠攔住說：「自家人，休得如此！」盧爺阻住徐慶，不教殺他。

彼此湊在一處，惟獨智爺扔了自己的刀，把他上下打量了打量。智爺聽他念了聲「無量佛」，見他是個老道，自己暗暗一付度：「別是雲中鶴罷？要是他，我這個跟斗可不小。」北俠叫道：「大家見見。」又與魏真見見盧大爺，又說：「徐三爺，你們二位不認得麼？」徐三爺說：「沒見過。這位道爺是誰？」北俠笑道：「三弟，你們要不認得，可就叫人恥笑了。這就是徐賢姪的師傅，就是此人。三弟，你還沒見過面哪？」

徐三爺一聽，說：「原來你就是魏道爺呀！我可疏忽了。見過家信言道，我也知道小子與道爺學本領。聽說小子與你一樣，一點兒也不差，你也一點兒沒藏私。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難得你們都一個樣。」北俠說：「三弟！你說的是什麼話呀？全連了宗了。」魏道爺一聽：「真不錯，我們都成了你的兒子了。」智爺說：「道爺，你別聽他的，我三哥夢著什麼說什麼。」徐三爺與老道行了一個禮，說：「親家，你別怪我，我說話一點準頭沒有，我是個渾人。」魏道爺又是氣，又是笑，「怪不得他們家裡說過，三爺是個渾人。」又有大家在旁說了徐三爺一頓。三爺就此與魏道爺玩笑。魏道爺與北俠，與智爺、盧爺、史雲等眾人見了一番禮。盧爺又把胡列叫來，給大眾行禮。道爺又與熊威和北俠、智爺等大家見了見禮。熊威問道：「兄長怎麼認得列位？」道爺回答：「也是路過，提起來才知不是外人。」熊爺說：「既不是外人，請到山上，有什麼話慢慢的細講。」智爺說：「這也都不是外人，我們那裡兩個人，追下你們一個人去了。你們派一個人，我這派一個人，好與他們送個信。」熊威點頭，叫來了一個嘍兵頭目。盧爺也把胡列叫過來，說道：「你二人快去迎接追下去的二人，叫他們千萬不可動手，言說都是自家人。」兩個人答應而去。

眾人上山，看了看已到寨柵門，就遇見南俠、雙俠二人。雲中鶴與玉面熊威與他們三位見過了禮，對敘了些言語，不可細表。丁二爺說：「這個後山，敢是不近哪。」一找徐慶，不知去向。原來是叫那些馱夫把他截住了，說道：「三老爺，你給我們要頭活車輻怎麼樣？」三爺說：「跟著我上山去，跟他們要去。」馱夫說：「我們不敢上山。」

徐慶說：「有我呢。」馱夫不敢來，三爺又把熊威叫住：「你做件好事罷，把他們那馱子車輻給他們罷。」熊威說：「那個馱子車輻，我不能不給他們。再說那是我的恩人的東西，焉有不給之禮？」徐慶說：「你們還怕什麼？」馱夫方敢上來，還是半信半疑，仗著膽子上來。到了上邊，熊爺吩咐嘍兵，待承馱夫酒飯。馱夫這才將心放下了，信以為實，準知道並沒害他們的意了。

少刻間，進了分賊庭，施俊正在那裡害怕呢。一見他們回來，這才放心。又見進來許多的人。智爺先過來見施俊，先把自己的事情說明。施俊敢著行了禮，說：「是智叔父麼？」智爺與北俠等都見過了禮，這才彼此大家謙讓坐位。施爺再也不肯上坐，卻是何故？只因都是盟弟的叔叔、伯父，他如何敢坐上坐？讓了半天，大家接次序而坐。殘席撤去，從新另換了一桌。大家彼此正要用酒，忽然間大漢龍滔、姚猛、過雲雕朋玉進來，連胡列一同進來了，嘍兵歸汛地去了。

原來龍滔、姚猛正在坑中，朋玉拿石頭亂砸倒不要緊，他們也好在裡頭躲閃，似乎姚猛皮糙肉厚的地方，打上幾下也不要緊。朋玉在外頭打不死這兩個人，很著急，一點法子沒有。忽然急中生巧，想起一個主意來了。渾人原來也有個渾法子。自己到了南邊，挑了一塊石頭，約有三四百斤重，用平生之力，把一塊石頭運過來了。運到坑沿，答訕著說話，想著把他們二個人誑在坑沿這邊來，縱然砸不死兩個，也砸死一個，那可就辦好了。他把石頭放下，奔到坑沿，答訕著與他二人說話，叫道：「兩個小子，我勸你們一件事情，你們願意不願意？」龍滔說：「好矮小子，你勸我們什麼事？」朋玉說：「你過來，我告訴你。」龍滔說：「你把

我誑過去，要拿石頭打我們。」朋玉一拍巴掌，說：「你看我有石頭沒有？我勸你們歸了我們夾峰山罷。我是喜歡你們兩個，如不然，山上嘍兵一到，就要了你們兩個的命了。」龍滔聽出便宜來，說：「你讓我們降你，得把我們拉上去。」朋玉說：「你二人准降，我就把你們拉上去。」龍滔說：「我們准降，拉上我們去罷。」朋玉說：「等著，我解帶子。」朋玉一轉臉，將石頭搬起來，照他二人頭頂上正要打下。

也是活該龍滔、姚猛兩個人命不該絕，五行有救，要是胡列與嘍兵晚來一步，縱然不死，也得砸個骨斷筋折。忽聽背後喊聲振耳，回頭一看，只見胡列與嘍兵急急跑到，口內叫說：「寨主爺！休傷他二人的性命，是一家之人。大寨主有令，不讓動手。」到了跟前，叫胡列與朋玉見了一見。嘍兵對著朋玉學說他們大寨主的事情，胡列對著坑內學說了二遍。然後胡列將帶子解下來，先把龍滔救將上來。又扔下帶子去，龍滔與胡列兩個人把姚猛提將上來。胡列叫龍滔、姚猛與朋玉見了見禮以後，三人說道：「不打不相交。」這三個人真相親近，不必細表。

一路上撿刀拾槍，依舊路而回。來至寨門，進了寨柵門，到了分賊庭。熊威與眾位見過，彼此對施一禮，也就落坐。智爺叫龍滔、姚猛與魏真見禮，又與大寨主見了一見。

見畢，雲中鶴說：「你們幾位在此更好，貧道有件事情奉懇眾位。」智爺說：「有話請講。」魏真說：「我這三個盟弟，情願棄暗投明，改邪歸正，求你們幾位作個引見之人。」大家連連點頭說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智爺說：「我們大眾與白五老爺報仇，打算請道爺出去一力相助，不知道爺肯從不肯？」魏真道：「無量佛！」徐慶說：「不用念佛了。親家，你總得出去，沒有你不行。」忽聽打外面躡進一人，「撲咚」摔倒在地。眾人一看，好不詫異。

若問來者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